

著 名 界 世 譯 漢

屠 格 涅 夫

著 斯 羅 莫
譯 岡 且 吳

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

André Maurois 著

吳 且 岡 譯

漢 譯
世 界
名 著

屠

格

涅

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(87437)

漢譯世界名著 屠格涅夫 一冊

Tourguéniev

每冊定價大洋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André Maurois

譯述者 吳且岡

版權翻印必究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孟憲文)

*B二八六七

謝

號五六四第字審證查審會宣中

小記

這是關於屠格涅夫的四篇演講稿，是一九三〇年春天，在演講社講的。除增訂幾處外，我沒有刪改原文。不過我把認為最重要的第四篇擴充了，分成兩部。我的參考書是：屠格涅夫的作品；Paul Yarmolinsky，Haumann，Halperine Kaminsky，Edward Garnett 諸位先生的著作；Paul Bourget 先生在現代心理學叢書裏的研究；Goncourt 兄弟的日記；Edmond Jaloux 在地密脫里·羅亭裏的序；還有 Henri Mongault 先生在獵者的回憶裏的註。關於俄國的歷史，我最得力於 Platonov，關於屠格涅夫青年時代的俄國描寫，從那本 Custine 的書；關於巴枯寧的敘述，從 Iswolesky 姑娘的著作；關於海爾生，從 Labry 先生的文章。承 Mazon 先生的好意把他那可注意的屠格涅夫遺留筆記的刊行樣本借給我。我還該謝謝 Charles Salomon 和 Semennoff 兩位先生，他們都在星期雜誌裏為我校閱這本書的試刊。謝謝給我指示幾處錯誤的 Jousse-

randot 先生，謝謝懇切地幫助我工作的 Paul Boyer 先生和 Tourgueneff 姑娘。Charles Salomon 先生允許我引用他在昂星叢刊裏發表的很好的散文詩譯文。末了，幾個俄國朋友爲我翻譯一些沒有法文刊本的原文。

說到屠格涅夫，我相信必須重說一遍我在研究迪肯斯的書裏所說的話。在四篇講演稿裏，要把屠格涅夫的生活，和那時候俄國的歷史，以及作品的分析，都一一討論，是不可能的。雖然，這本書是細心寫成的，我却請讀者祇拿牠當作一幅輪廓畫。請他自己去補充，倘使他情願，並且爲時間所許，最少應當讀一讀那幾本獵者的回憶，地密脫里·羅亭，煙，父與子，和那些散文詩。至於屠格涅夫的生活，我希望 Yarmolinsky 先生那本美好的傳記，不久會翻譯出來。

目次

第一章	一個俄國貴族的青年時代文學的嘗試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『地密脫里·羅亭』『貴族之家』『父與子』『煙』·····	三九
第三章	晚年·····	八七
第四章	屠格涅夫的艺术·····	一二九
第五章	屠格涅夫的人生觀·····	一五五

屠格涅夫

第一章 一個俄國貴族的青年時代文學的嘗試

在一個一九三〇年的法國人，要去想像一個一八二〇年的俄國貴族，那是困難的。在那時的俄國，社會的發達，取一種幾乎和西歐整個相反的步驟。我們讀著一本俄國史，會有倒開一部法國中世紀的影片之感。在我們法國，奴隸制度慢慢地廢止了；在俄國卻正在慢慢地建設起來。在十七世紀，政府需要一些貴族，並且，爲酬勞他們的服務，讓他們一些由鄉民耕種的廣大的土地。漸漸地，鄉民成爲土地的附屬品，末了，成爲業主個人的所有物了。一個貴族——用俄國話說，是一個「巴林」——擁有一千個，兩千個，五千個奴隸。那種不連帶土地而出賣鄉民的習慣也造成了，並且法律對於一個私逃的農奴要辦罪。

在十八世紀，那個自由論者和獨裁的立法者喀德林第一的政府，鞏固了並且增加了地主的權力。地主們有權放逐失禮的鄉民。屠格涅夫的作品，是充滿了一些被主人強制婚配的農民。倘使他們拒絕，便拿他們剃光了頭，發配到軍隊裏去服務二十五年。鄉民就是一種奴隸。他的主人可以用鞭子抽他，可以拿他賣掉。農民必須用勞務或田賦養活他的主人。法國極端保王黨古司丁（Je Custine），因為到了俄國反而驚奇自己的寬大，他在一八三九年寫道：『這些可憐的人，自己一點兒甚麼都沒有，不論他們的草房，他們的妻，以至於他們的心。』

把那時俄國的貴族認為是一些特別『討厭』的東西，那也許是一種心理的和歷史的錯誤。人類對於別人給他們的特權是很少訝視的。我們從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小說裏，熟識這些一八〇〇年的俄國人。他們比起前幾百年的法國貴族來，既不更殘酷些，也不少殘酷些。他們的不幸是時代錯誤。在他們裏面，惡魔是很少的；有許多公道而煩悶的人，和戰爭與和平裏的培朱可夫一樣；一大半是懦夫和笨漢，不認識他們的鄉民，不希望認識他們，並且，為得自己省力，拿他們的權力授與一些經營者。在事實上，俄國的農奴很像羅馬的奴隸，和南北美戰爭前的美國黑奴。在那些業主

家裏有的是一種忠厚的制度，有的却是一種危險乖戾的管理法。

在十九世紀之初，神祕的君主亞力山大第一在位時，甚麼都沒有改變。其中有幾年，人家幾乎以為亞力山大是一個改革者。但是這個信仰宗教的君主，以為上帝『拿他來做一種懲戒拿破崙無道的工具。』因為過於迷信他自己的使命，他將所有反對黨看作一種褻瀆上帝的行為，尤其在塞米諾夫斯基（Semenovsky）的軍隊叛變之後，他變得尖刻而多疑了。他將自己看作臣民們忘恩負義的犧牲品，而他們的獲得自由足以終止他們對於他的盡忠。在一八一八年屠格涅夫誕生的時候，俄羅斯是一個絕對獨裁，極端殘酷的地方。

其次，思想的自由在那裏是不存在的。那些俄國的大學校在政治的觀點上和宗教的觀點上是同樣地清一色。『亞力山大的宗教熱，使一種虛偽的神祕論在俄國社會裏產生。』那些近代天文學和地質學的原理，是不許講授的；一些祈禱照例夾雜在礦物學的課程裏面。文學教授必須說明聖經文學在一切世俗作家之上。經濟學教授必須詳密解釋。那些物質財產變為精神財產的德性在醫科學校裏，解剖是不許的。自然，人家不能不在一種苛酷的檢查之下發表作品。批評「那些

陛下的劇員」是禁止的。(註一)古司丁寫道：『巴黎附近的一個鄉民，或者我們國裏的一個小資產者，比一個俄國貴族，自由得多。』

亞力山大死後，繼承者尼古拉第一，也許曾企圖一種比較新的制度，但是，自從他即位那天起，他就得和悲慘的十二月暴動作戰。——在這次暴動裏，兵士們嚷着『Constitution 萬歲』，但是他們以為 Constitution 就是 Constantin 大公的妻。因此，一個本來天性寬大的君主，頭幾次勅令，便是向他的人民開礮，和絞死一些叛徒。這位沙皇——那樣的偉大，使得他那些仇人，拿他當作神一樣的來攻擊他。古司丁寫得好：『在俄國有兩件東西和一個人是值得一看的：彼得堡那條白晝的耐華河，莫斯科那座月光中的克朗蘭宮殿，和那位俄國皇帝……。』——從那時起，祇能毀拿他的雄才用於保護自己的冠冕上了。他成爲一個專制主義的浪漫者，一個『獨裁政治的董吉訶德』了。他以這句話爲座右銘：『正教，獨裁，國家。』他用軍法管理教會，用一個騎兵統領來統率聖西諾德寺院。他竟成爲一個革命的制止者，並且終身用一種萬里長城的方法，想去圍住那個知識界的俄羅斯。此外，那位沙皇知道甚麼呢？屠格涅夫在某處講起宮中慣例是禁止沙皇閱讀未經

官廳抄寫的書的。古司丁記載喀德林女皇旅行高加索的事，當她經過一些破敗不堪的田野時，爲要使她在旅行裏發生富饒之感，人家便使人在沿路用彩繪的紙版建築一些村落。思想也和那些田野一樣，祇給沙皇看見一些假的外表。

其三，在這個國裏，雖然有人打算窒死整個批判的自由，却容有一種思想不算不大膽的知識階級。在喀德林時代，一部分大城市裏的俄國貴族已經沾染了，法國哲學家的理想。我們在女皇自己的文書裏，找得着一些廢止奴隸制度的草案。許多被法國教師們教養成的少年貴族，都醉心於服爾德，迪德羅，盧騷。一些百科全書派的還俗教士，都拿法國十八世紀的危險思想教育他們。那些會同聯軍追逐拿破崙，走遍歐洲，在巴黎住過的將士，從法國被他們的征服地征服了回來，在俄國鄉間被販賣農奴和肉刑所激怒了。許多祕密結社，北方同盟，南方同盟，斯拉夫同盟，都宣傳這些理想。法國大使拉斐羅耐（La Ferronnays）有一天告訴尼古拉皇帝說，整個的俄國上流社會都成了反對黨。

專制主義在一個容受牠的原則的社會裏，是可行的；在一個貼近異樣文化和較幸福的隣邦

的社會裏，是站不住的。一八二〇年的俄國不是平衡的。在一個國家看來，這固然是一種危險的政治狀態，但這種狀態，對於一些大小說家的成長是有益的，因為那些熱情，此際是強有力的，那些變化是急劇而引人注意的。

背景是這樣地安置好了，我們現在可以拿我們的角色放上去。在這樣的社會裏——一個貴族是全能的，倘從他和他家臣的關係着眼；他是剝奪了自由的，倘從他和官員和沙皇的關係着眼——屠格涅夫在中途生下來了。

他出生於一個小地主的家庭，韃靼種的高貴的家庭。有人說，屠格涅夫的一位祖先，是從亞洲來的。大約一四〇〇年的時候，在莫斯科軍隊裏服役。他的子孫有的做過統領，有的做過省長，後來他們的位分低落了。到十八世紀的時候，屠格涅夫家在歐利歐爾省（Orël）裏，祇有着百來個奴隸，和一座叫作屠格涅夫（Tourgueniev）的村莊。屠格涅夫的父亲，賽爾期·伊凡諾維支（Serge Ivanovitch），是一個瀕於破產的馬隊軍官。

但是一家之長在這裏却不是那位爲人父者。屠格涅夫的母親是一個路多維諾夫 (Лотова) 家的女兒，出生於一個不大著名而富饒的家庭。屠格涅夫很利用過他那可怕的外家，找出一些小說的材料。這是一個野蠻無禮的波爾嘉的種族。罪惡、逆倫的事，在他們的歷史上是層出的。屠格涅夫的外祖母，曾在瘋癱不能離床的時候，用拐杖打傷一個少年侍者，並且拿他在枕頭下面，屠格涅夫的母親承受了這種凶暴。她經過一個古怪的青年時代，在可疑的情況裏，和一個叔父同居，這個叔父死了，給她遺留下一大片土地，斯巴斯谷衣 (Спаское)，一筆財產，二十個村莊，和五千多個奴隸。

華爾華拉·彼德羅夫娜·路多維諾夫 (Varvara Petrovna Loutvinov) 有男性嗜好的少女，騎馬，帶着狗和槍打獵，在彈子房裏毆打男人。她是受過教育的，並且賦有一種頗高雅的文學嗜好。她後來問她的兒子道：『萊茵河的水是甚麼顏色？』回答是：『綠葡萄的顏色。』她有着兩隻美麗的眼睛，一個堅定的下頰，不過有一個發青而太寬的鼻子。熱情而有權威的她，也許願意接受人家的愛，但是甚麼都不能使她喜歡。她在斯巴斯谷衣的隣縣，遇見一個漂亮的馬隊軍官，賽爾期

·伊凡諾維支·屠格涅夫，她雖然比他年長六歲。但是決意打算嫁他。進行一切的是她。他不大反對；一個沒有產業的軍官，不能堅強地抵抗一個帶來五千個奴隸的堅決少女。況且，他雖然儀表偉岸，却有着那種可異的女人性格。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，他的一幅小像是在斯巴谷衣掛着，屠格涅夫的賓客都覺得這位爲人父者沒有丈夫氣，而帶着女人味兒，或者更正確地『很像一個穿衛士的白色軍衣的蕩婦。』（註二）

『兩個蔚藍的眼珠是靜止的，神祕的，兩片嘴唇是多情而嘲弄的。』雖然他的祖先來自亞洲，他却沒有亞洲人的特徵。一個屠格涅夫的人物說道：『我們這些人，生下來是金黃的頭髮，亮藍的眼睛，白的面龐。』屠格涅夫在初戀裏描寫他的父母的狀況：『我的父親，一個還年輕並且很漂亮，的男子，因爲財產的緣故娶了我的母親。她比他年長十歲。她過着一種頗愁悶的生活；她永遠是煩悶，妒嫉，發氣，但是永遠不在我的父親面前顯露。她非常怕他。至於他呢，冷淡並且謹慎的，他保存着一種間隔。』

奇怪的結合，牠的特性在屠格涅夫性格的形成上顯有一種強烈的影響。他不但承受了那位

上校的偉岸的軀幹，金黃的鬚鬚和明顯的柔弱，並且，母親性格的粗暴，加倍地表現了兒子的天生的柔弱，消滅了他整個的意志。屠格涅夫夫人在斯巴斯谷衣拿自己看作一個小小的君主。她拿她的管家叫做「國務大臣」，拿那個送信的僕役叫做「郵務大臣」。她在那塊領地上置有自己的警察廳。在斯巴斯谷衣和在那些中世紀的城堡裏一樣，具備所有家庭生活的必需品。屠格涅夫夫入帶領着一隊真正的「臣民」。在那所四十多間房屋的兩廂裏，一邊住着織衣繡花的女奴隸，一邊住着音樂手和農奴。那時候，一個地主常常向一個隣人購買整套的音樂隊。那位屠格涅夫上校在那些女侍者裏面，挑選一些美麗的情婦。愁悶的，被欺騙的，笨拙的妻，華爾華拉·彼德羅夫娜在那些奴隸的身上報復。屠格涅夫在童年的時候，看見兩個鄉民，由他母親的命令，發配到西伯利亞去，——因為他們在園子裏走過她面前，忘了行禮。他後來指著一扇窗戶，給那些斯巴斯谷衣的賓客看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母親在那裏坐的窗戶。我記得是夏天，那扇窗戶開着，那兩個漢子在發配的前一天，光着頭走來和她辭行的時候，我正在那兒。」（註三）

那些來教孩子們法文和德文的外國先生，和奴僕一樣地受粗暴的待遇。那些小主人可以和

那些鄉民的孩子在一起玩耍，但是這些鄉民的孩子卻沒有回打的權利。屠格涅夫講過，他的母親看見了他和一個鄉童的枕頭戰，便非常驚訝，後來那個孩子挨了一頓鞭子。

那些在家裏的公子哥兒，那時俄國貴族的童年的象徵，同時感到在轄地裏目空一切，在母親面前無絲毫力量。那兩個小屠格涅夫，伊凡和尼古拉，差不多天天挨打。一八七三年，佛羅貝爾和屠格涅夫一同吃飯，說起自己在路昂中學的時候，拿魯意十一的事寫過一齣戲；那些小民在戲裏說道：

『老爺，我們必需用我們眼淚的鹽拌我們的菜。』這句話使屠格涅夫想起了他的童年時代。他談起在犯了一樁小過失之後，挨了鞭子，罰了飯，『用一種苦趣，餡着從眼睛沿着面頰流到嘴角邊的鹹水，』在園子裏散步。

雖然這種家園的生活，他卻永遠保存着在斯巴斯谷衣的童年的愉快回憶。似乎俄國的風景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美，使見過的人拿愛情和遺憾保存到死。屠格涅夫永遠不會忘去那從山腰裏升起來的煙霧，那些樺，白楊，柳，和這種蕎麥，裸麥，在清潔而乾燥的空氣裏飄散著的香氣。

那個孩子和鄉間長大的孩子們一樣，在斯巴斯谷衣學着辨認那些鳥、樹、葉子。他在這裏找到一些奇怪的師父來指導他，不但找到了自然，並且找到了詩。在一篇美好的短篇小說布寧和巴蒲林裏，他描寫一個同他坐在草地上讀詩句給他聽的農奴，——詩的愛好者。

一些最近在俄國公布的書信，證明屠格涅夫上校也曾教育他的孩子們。所有的信，差不多都是寄給大兒子尼古拉的，但是這些信在我們眼前，現出一個不像初戀的角色那樣冷淡孤獨的人物。賽爾期·尼古拉維支·屠格涅夫盤問他的孩子們的生活：『你一定知道你的學業多麼使我關心，……不要祇和我寫道：「先生們都很喜歡我，想着你的吩咐，」還要告訴我各種的事。譬如法文，德文，你讀「這個」拉丁文，第幾，第幾；俄文「那個」……同樣地歷史，地理，我們讀到那一頁；末了，算學，我們學到「那個」，拿所有人家教你們的東西都這樣寫下來。也不要忘了音樂。』關於一個作家的造成，這一點是很要緊的：和那時候一大半人不同的賽爾期·尼古拉維支，希望他的兒子拿俄文寫得很好：『你們固執地拿法文和德文給我寫信，爲甚麼你們看不起你們自己的言語呢？……是時候了，正是時候了！不但要能說說話，並且要能穀用俄文寫一封信，這是免不了的。爲得